

知乎盐选 | 六

第 51 章 扎纸店

站在传达室门口，我一时之间没了主意。看着来来往往的同学，他们的脸上都是带着对新一天的渴望和憧憬，生活的是多么简单。而我，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，却开始对我所处的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。我原本应该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，现在我却发现，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我了，因为我的周边，充满了未知。

几番纠结之后，我还是决定先去找张哈子。因为村里面人命关天的事，不能耽误，另外，张哈子有一个明确的地方可以去找，而那个偷了我快递的女生，茫茫人海中，绝对是大海捞针。

我拿出陈先生给我的小纸条，看了一眼上面的地址，然后用手机搜索了一下怎么坐公交车，记下路线之后，我在学校门口的路边摊买了一份酸辣粉，一是为了填饱肚子，二来是为了破开一百元的整钞，用来坐公交。

纸条上的地址写的是重庆磁器口古镇老街 14 号。

磁器口原本是重庆嘉陵江边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，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这个地方渐渐的没有了当初的作业，变成了旅游景区。据说，这里曾经有着「白日里千人拱手，入夜后万盏明灯」的夸赞，可谓是繁盛一时，更是被赞誉为「小重庆」，在学校上学期间，我曾经去过一次，还

是因为小学同学来重庆玩，我去接待。否则的话，我一般都是在做家教。

没想到我第二次来这个地方，竟然会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。

说实话，上次来磁器口我也只是走马观花，甚至都没分清楚东西南北门在什么地方。下了公交车之后，我找了最近的一个门进去，在里面转悠了半个小时，也问了好几家店铺的老板，可是他们都不知道这老街 14 号在什么地方。

没想到原本以为很好找的地方，到了这里之后，竟然也是大海捞针。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看见路边有一个修自行车的老伯，他的招牌上写着专业修车 20 年。我走过去一问，他果然知道这个地方，然后给我指了一阵路。

按照那位修车老伯的指引，我渐渐的偏离了繁华的磁器口主街，人也越来越少，之前的喧嚣也被我甩在身后。走在青石地板上，还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回声。

转过一个小巷，眼前的一幕还真是让我，大开眼界：

这一条街上，密密麻麻的都是卖花圈纸钱纸人纸马的地方。街上也有一些行人，但是几乎大家都很安静，就算是协商价格，声音也比较小。我没来过这种地方，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正常现象。

我看着这些店铺的门牌号，一家一家找过去。

我看见每家店铺的门口都放着花圈什么的，店铺里一般也有两个年轻的男性店员在看着。可能是这样阳气会比较大，不容易招不干净的东西。我看了看，所有店铺摆放的纸人都画的很扎眼，总之很不像人。而且在每家店铺的门楣之上，都挂着一个八卦镜，镜面朝外，阳光照下来的时候，还能熠熠生辉。

我记得陈先生以前说过，八卦镜是用来镇宅辟邪的，看来每家店铺都还是很相信这个东西的。

陈先生给我的地址就是这里，难不成这个重庆张哈子也是卖纸人的？然后我就疑惑了，他一个瞎子，他能扎纸人吗？不过很快我就想到了陈先生之前说过的，鞋匠到了一定的水平，就是闭着眼睛都能做出一双阴鞋来。这么看来，这位张哈子应该也有闭着眼睛就能做纸人的本事。

鞋分左右，路有阴阳；也不知道这些纸人是不是也有阴阳之分。如果有的话，那些摆在门口的纸人，它们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在盯着我看？

往前走了好一阵，都快要走到这条街的尽头了，才看到老街 14 号的门牌号。可是这家左右的门牌号并不是 13 和 15，而是 107 和 108，他这家店就好像是硬生生插进来的一样。

14 号的店铺门比周围的小了太多太多，就仅仅只有两块门板，门板的两侧各立着一个纸人，是一对童男童女，唇红脸白，嘴上带着微笑，双眼呆滞，好像是在，看着我。而且这家店的门面很是奇怪，比两边的屋子要矮一些，以至于即便是大晴天，也照不到太阳光。更为奇怪的是，在它的门楣上，虽然也挂了一块八卦镜，可这镜面却是朝着店铺里面的。

我收回视线，确定没有找错地方后，走了进去。

没想到门口只有两块门板那么小的店面，进来以后竟然是这么宽敞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隔壁的 107 号和 108 号都是他的店面，只不过 14 号单独开了一个门。

我进去之后，看见在我的对面有一个神龛，上面供奉的不是关二爷，也不是貔貅蟾蜍之类的，而是一张人物画像，却不是三清，也不是观音，而是一个仙风道骨的道士。在画像面前，有一个香炉，上面插着的不是

三炷香，而是一炷香。香烟袅袅上升，竟然不偏不倚，即便是有风吹过，那道香烟也不曾左右摇摆过。

在画像的两侧，是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认眼前富贵为真，下联是：许身后轮回不坠。

我看了一圈，发现这偌大的花纸店，竟然没有一点金器（也是辟邪用的）。而且不仅没有金器，竟然连个店员都没有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副阴气沉沉的感觉，待在里面很是压抑。我实在不明白，店铺这样的布局，难道就不怕招阴吗？

没过一会儿，有人从里屋走了出来，是一位面带着笑容的老人，他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是腰板却挺得很直，我特地看了一下他的眼睛，圆鼓鼓的，一点也不瞎，他应该不是张哈子。

老人问我，小哥，你是来找我师傅张哈子滴迈？

我一听大惊，问他，你是哪个晓得滴？

老人笑到起讲，你所有不知，要是来我家店铺买白烛花圈纸人纸马滴，一般不是从 107 号门就是从 108 号门进来，像小哥你这样从 14 号门进来滴，大多数都是来找我师傅滴。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还有个讲究。可是，他并没有看到我进来，他是怎么知道我从 14 号门进来的？

疑惑归疑惑，办正事要紧。

我问他，那你师傅他老人家到屋没？我确实是找他有点事儿。

老人讲，小哥来滴不巧，我师傅出门有好几天老，本来应该今天转来滴，但是不晓得是么子原因耽误老，现在哈没到屋。要不你明天再来？

我问，你晓得师傅到哪里去了不？我去找他，我真的有急事。或者你给我讲哈你师傅的手机号码也可以。

老人家讲，我也不晓得我师傅到哪里去了，他一般不会给我们讲。我年纪大老，用不来手机，也记不到他的手机号码。

这下就没办法了，但至少已经找对了地方，大不了明天再来一趟就行了。我向老人家辞别后，转身准备离开，却没想到不小心碰到了桌上用来烧纸钱的瓷盆，瓷盆嗖的一下砸了下去，竟然砸到了老人家的腿上。

我听到「咔嚓」一声清脆响，心中顿时就凉了一大截——骨折了！

老人家的骨头本来就脆，现在被我这么一砸，声音都响了，肯定骨折了。我赶紧过去移开瓷盆，一看老人的小腿，果然都已经变形了！

我身上哪有那么多钱给老人做手术？这下完了！彻底完了！

我慌忙的扶起老人家，一边道歉一边准备打 120。虽然我没钱，但是做错了事，就要勇于承担责任，这是我爷爷从小就教给我的。

可是电话还没打通，老人家就笑着说没关系，他自己处理就好，让我不用打电话，快回去吧。说完这话，他竟然就那样瘸着腿往里屋走进去了。

我突然觉得哪里不对，他腿都变形了，可是看他的表情，还在微笑，一点也不痛的样子！更奇怪的是，他不仅没有找我要医疗费，居然还说他自己解决，这太不符合现在社会上碰瓷的风气了。

这么好的老人家，我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人遭罪，于是我也跟了进去，心想着，这件事我一定要承担责任的，否则良心难安。

外堂和里屋隔了一道门帘，我掀开门帘进去，看到里面一排排全是纸人！相信我，如果是晚上的话，我肯定已经被吓尿了。

我看到老人一瘸一拐的进了一扇门里，我也跟着过去了，到了门口的时候，我刚要推门进去，却从门缝里看到了令我惊悚的一幕：

只见老人家慢慢的掀开了他的裤腿，露出里面的小腿。这小腿，竟然是用纸糊成的！而里面的骨头，是两条竹篾条！他把外面已经破碎的纸撕掉，然后把里面断了的竹篾条掰直，再用红线把断了的篾条绑起来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他从一旁的桌上拿起浆糊和白纸，然后在小腿上一层一层的糊起来。

这位老人，他竟然是一个纸人！

我吓得转身就跑，却突然被绊倒，然后我听到那些纸人全部诡异的笑着朝我身上扑来：

「你发现了李老伯的秘密，你也要和我们一样，变成纸人！嘻嘻~~~」

第 52 章 校花凌绛

这些纸人全部会说话！

更奇怪的是这些纸人明明没什么重量，可是压在我身上后，我却爬不起来。

我好像觉得有人在揪我的头发，我伸手往后去抓，却什么也没有抓到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老人走出了房间，对着压在我身上的纸人们轻喝了一句：没得规矩！等师傅回来老，好好收拾你们。

他的话刚说完，我身上的压力瞬间就没了。我站起身来，看见老人还是那副笑脸。他对我讲，这些都是师傅这些年到外头收留滴阴魂，暂时存

在这里，黑挫小哥老，实在是抱歉。

我没有说话，而是低头看着老人的腿。因为最让我害怕的不是这些会说话的纸人，毕竟我已经见过三个会说话的纸人了，我最害怕的是你啊，老人家！

我看见他的腿虽然还有一点弯曲，但是已经很接近正常了。

他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，让我跟着他一起出去。我看见他走路的时候，一高一低，很显然是刚刚绑箴条的时候造成的。

来到外面的大堂之后，他对我讲，想必小哥进来滴时候也发现老，我们这个店铺八卦镜朝内，全店没得半点金器，而且还背阳朝阴，为得就是让这些阴魂可以不散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八卦镜朝内，是定住宅子的风水，不让风水变化，否则阴魂立刻会受到影响。至于金器，陈先生之前把铜烟枪交给我的时候就交代过了。

讲完这些之后，他看到我还在看着他的腿，他摆摆手讲，没得事，等师傅回来老，重新再扎一个就好咯。哦，你可能哈不晓得，我师傅他是个扎匠。这屋里滴东西，都是他扎滴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走了进来，而且是从 14 号门走进来的。还没等我看清楚他是谁，就听到他冲着我喊了一声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你哪个找到这里滴？是不是给我还钱来老？

我没想到来人居然是张破虏，我说，钱一时半会儿是真没有，我来这里找个人。对了，你到这里来搞么子？

张破虏一听就笑了，他讲，这儿是我屋，你讲我来这里搞么子？

这里是他家？那他岂不是张哈子的儿子？

我问，那张哈子和你是么子关系？

我这话一出，张破虏和那位老人都笑了起来。那位老人对我讲，这就是我师傅张破虏，不过别人都欢喜喊他张哈子。

张破虏就是张哈子？！

无论是从年纪还是从穿着，他一点都不像啊！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眼睛小归小，可是一点也不瞎，为什么别人会叫他张哈子呢？

还没等我问出口，他就急着开口问我，你找我搞么子？

我赶紧把发生在我们村子里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，当然了，其中还是省略了很多东西，否则一时半会儿还真的说不完。

他听了我的话后，伸手摸着下巴，坐在椅子上皱眉沉思，还一边自言自语的讲，五体投地，好久都没碰到老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问我是到哪个地方，我讲了地址后，他讲他现在手头上哈有点事没弄完，要等几天才能去。

我问大概要几天，我怕屋里的那些人等不起。

他讲，没得事，就算是最后一天，都来得及。

我讲，那好，你先忙，我先回学校去了。

他讲，莫捉急，既然来咯，我就带你逛哈子磁器口，免得被人讲我小气。

于是，我的第二次磁器口之行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张破虏是重庆本地人，对重庆的历史和故事都很熟悉，一路上他一直给我介绍磁器口的过往。我也时不时的问一些他问题，比如他今年多少岁啊，这门手艺是跟谁学的啊之类的。在人来人往中，逛了差不多一个上午，最后找了一家川菜馆吃午饭。

饭桌上，我问他，老李（店铺里的那位老人）的腿没得事吧？

他讲，没得事，等会儿回去给他重新扎一双腿就是咯。

我小声问道，老李也是纸人？

他讲，不是滴，他就一双腿是纸扎滴。

我又问，他滴腿是哪个没得滴？

张破虏讲，当年打仗，被地雷炸断滴。

我想到了昨晚他给我讲的回龙山的传说，所以我问了句，回龙山？

他点点头讲，嗯，就是到那个地方打滴仗。要是他滴腿没炸断，当个将军肯定是没得问题滴。

后来又东拉西扯的聊了一阵，他结了账，就把我送出磁器口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，你最近小心点儿，有个东西跟到你滴。我现在没得空帮你赶走，等有空了再讲。

上公交车的时候，我看见公交车的仪表盘那里有一个小屏幕，是显示后车门的监控。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，在学校传达室的门口有一个摄像头。如果我的包裹被别人拿走了，那么肯定会被拍到。

想到这里，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学校了。

到了学校之后，我直奔传达室。还是之前的那位老大爷，我给他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，他就让我在传达室里的一台电脑上找找，他说监控的数据都在里面，但是他不会弄。

我问他那个女生拿走我快递的时候大概是哪天，他说就是昨天，他记得很清楚。我把监控录下来的视频筛选出来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从昨天的凌晨开始看起。我设置的播放速度是 8 倍速，看起来很快，但是也花了不少时间。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后，大爷终于说停。

他指着电脑屏幕讲，就是这个女娃娃，我记得黑清楚。

我又问，老大爷，你没有记错吧？

他讲，我哪个会记错？她昨天来滴时候，冷冰冰滴，好像屋里滴温度都被她搞下降老，也不晓得一个女娃娃，整天绷着个脸搞么子。

既然老人家都这么说了，那肯定是不会错了。然后我盯着电脑屏幕仔细看了起来。

从屏幕上，我能看到她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雪纺衬衫，下身是一件蓝色的牛仔热裤，衬衫扎进了牛仔裤里，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，脚下踩着的是一双高跟凉鞋，一眼看上去就能给人一种很惊艳的感觉。可是很快，这种惊艳就变成了惊讶。

因为我把她出现的这段视频反复看了好几遍，她竟然全程没有露脸！要不被棒球帽给挡住了，要不就是只拍到后脑勺——她竟然完美的避开了摄像头的监控！

我问老大爷还有没有其他摄像头的监控视频，大爷说都在电脑里，自己找。于是我又找出两个不同角度的监控录像，可结果还是一样，她的脸依旧没有被拍下来。

如果说是避开了一个摄像头的监控，那还可以解释为运气好。可是像她这种一次性避开了三个摄像头的监控，那就不得不深思一下了。

我没想到有监控都没能找出这个女生，不过大概知道了她的身型，也不算是一无所获。

已经是午休的时间，校园里三五成群的校友们，来来往往很是热闹。我没什么兴趣就直接回了寝室。寝室里只有老二在，他正在打游戏，见我进来只是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就继续开黑。

累了这么久，我打算先睡一觉，然后下午再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在学校里偶遇那个女生。

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老二打完了游戏，跑到我身边坐下，然后用一脸暧昧的眼神看着我，对我说，老四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不在的这几天都干什么去了？打你电话也关机。

我说我回家了，老家那边没信号。

他说你别扯这些没用的，人家女生都找上门来了。

我讶异，女生，什么女生？

老二又跑回去拿来一张照片递给我，说，喏，就是这美女，她让我交给你的。啧啧，你看这脸蛋，你看这大胸，你看这小腰，你再看看这腿，妈的，腿玩年啊！老四，我可是打听过了，她可是出自音乐系的校花凌绛！你丫的好福气啊！

我看到照片的刹那，如遭雷击，这女生不就是偷我包裹的那个女生吗？

校花凌绛！？

凌绛的名字我是听过的，算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人美腿长皮肤白，是当之无愧的校花，有着冰山女神的称号。只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。

我问老二，她有没有说来找我干什么？

老二说，她没说，只是说你回来了就给她打电话，电话号码在相片背面。老四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怎么泡上校花的？

我没有理会老二的死缠烂打，走出寝室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。提示音响了几下之后，对方就接通了电话：「谁？」

对方的声音很冷，是的，即便是隔着电话，也能感受到她那冰冷的语气。

我说我是洛小阳。

对方很明显的顿了一下，然后她说，半个小时后，操场见。

说完， she就把电话挂了，根本就没考虑过我会不会答应去见她这件事。不过她手里拿着我爷爷寄给我的包裹，我肯定是会去的。只是这种被别人掌控着主动权的感受真不好受。

给老二招呼了一声，我就往操场那边去了。从寝室到操场只要十几分钟的时间，我是提前到了的，所以就坐在看台的一处树荫下等着她，心里想着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，比如她要是不把包裹还给我，我该怎么办？爷爷已经死了，我又没有快递单号，几乎可以说是死无对证了。

就在思考间，一缕幽香飘进了我鼻子，我转过头去，就看见一双白皙笔直的长腿，然后是纤细的腰和一张精致到让人有些窒息的脸。

我站起身来，发现她的个头并没有比我矮多少，应该有一米六七左右。

她问我，你是洛小阳？

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身份证给她看，说，如假包换。

她又问我，你和洛朝廷是什么关系？

我反问她的，你私自拿了我的包裹不说，还调查我户口？

说实话，我是真有点怒了，这些天本来就过得不顺，也没有睡好，脾气自然很大。

她说，既然你不说，那这东西你也别想拿到了。

说着，她背在身后的手伸出来，手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包裹，居然还没有拆封！这么看来，这人的品性还不算太坏。

我假装无所谓的耸耸肩，对她说，如果你坚持要这样的话，那我只好报警了。

她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似乎并没有被我的话吓到。然后她说，如果你觉得有些事是警察可以解决的，你大可以现在就报警。

我问她，你什么意思。

她没说话，而是伸手拍了拍我的肩。我看的很清楚，她的手法和陈先生的手法一模一样，这是旺火的手法！——对于匠人来讲，确实有很多东西是警察解决不了的。

我惊讶的问，你是鞋匠还是扎匠？

她没有回答我，而是看了一眼我的身后，然后问我，那个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到你的？

我一开始还没听明白，然后想到张哈子在和我分开时也讲有个东西跟到我，我才晓得，她讲的是我身后的那个东西。

我讲，我不晓得，我看不到你们讲的那个东西。

她讲，我们？还有谁看到过？

我讲，是磁器口的张哈子，他喊我最近小心点。

她轻微点点头，对我讲，哦，原来是张家的后人，难怪你身上一身纸人的味道。——不过，你说你看不到那个东西？

我摇头讲，我看不到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

她讲，既然你看不到，还是不告诉你的好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洛朝廷是你什么人？

既然她也是那个圈子里面的人，而且看上去人品也不坏，于是我讲，他是我爷爷。

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然后用一种十分鄙视的语气问我，洛朝廷有你这么窝囊的孙子？

我苦笑一声，没有接话。爷爷的本事我确实一星半点都没有学会，说我窝囊，也没什么错。只是我好奇的是，为什么几乎在一夜之间，大家都知道了我爷爷的名讳？所以我问她，你也晓得我爷爷？

她讲她是昨天问了家里的长辈，才晓得有我爷爷这么一号人物的。

我正思考着我爷爷当年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，才能让那么多人知道他时，凌绛突然伸手把包裹递到我面前，对我讲，拆开看看是什么东西。

在见到这个包裹之前，我还以为我爷爷会把那把蒲扇寄给我，因为之前我已经几乎可以确定爷爷留给我的东西就是那把蒲扇了。可结果却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小盒子，怎么看也不像是能够装得下一把蒲扇啊。

拆开了之后，发现里面是一个十分古朴的铃铛，很像是电视里那些道士做法时候用的铃铛，但是这个却是袖珍版的，它只有小指甲盖那么大小。铃铛的头上有一个小环，环里穿着一条红线。叫人奇怪的是，这铃铛不管我怎么摇，它都不能发出声音。

在包裹里面还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了一行小字，是爷爷的笔迹，他只写了一句话：挂到身上，莫搞掉丢。

我想，这是八个字，算是爷爷的最后遗嘱了吧。我不知道这铃铛有什么用，但是爷爷既然让我挂在身上，我自然是不会弄丢的。

凌绛看到铃铛后，脸色有些震惊，我听到她在小声呢喃：难怪觉得气息那么熟悉，原来是镇魂铃。

我问她，什么是镇魂铃。

她讲，赶尸匠用来赶尸的法器，起到镇魂的作用。给我看看。

我把铃铛给她，她拿在手里，眼睛突然闭上，然后我看见她嘴唇轻微喃喃几句，等她再睁开眼的时候，她素手微微摇晃，一阵清脆悦耳的铃声悠然响起。

听到那声音，我仿佛觉得我的整个身体都如沐春风一般，多天以来的疲惫感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只是我没想明白的是，那么小的一个铃铛，

居然能够发出这么大的声音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

摇完铃铛后的凌绛，脸色变得唰白，我急忙问她怎么了，她说没事，是她高估了自己，这铃铛不是一般人都能摇的。

我问，要不要送你到医疗室去看看？

我明显的感觉到她白了我一眼，讲，你觉得有这个必要？

我想了想，点点头，然后又不确定的讲，有——吧？

她又用那种像是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

我也乐得清闲，把铃铛挂在我脖子上，然后就准备回寝室。

等我走到寝室，还没来得及躺下，我就接到张哈子的电话，他讲他在我学校门口等我，喊我带几件衣服马上过去。

我背着包，还没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有一群人围在一起在讨论着什么，却没有看到张哈子。我打电话问他在哪里。他讲，你看到这里有一群人没得？我被那群人包到滴（围着的）。

我还以为这家伙闯了什么祸，要我去给他撑场子，却没想到这家伙开了一辆悍马过来，摆放在学校门口招摇过市。难怪会惹得那些小妹妹围观。

他见我来了之后，冲我招了招手，隔空喊道，上车。

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但还是上了车。

开车之后，我问他，现在搞么子去？

他讲，小爷我带你去回龙山耍一哈，那个地方是个好地方，不能白白糟蹋老。

我问道，你不是哈有事没解决撒，啷个又想到去回龙山？

他讲，我讲的那件事就是回龙山。啷个好滴一块地，要是浪费了，天理不容啊。

我还是第一次坐悍马，不过好像也没得特别的感受。我本来就困，没多久就睡着了。

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，总之天都快黑了，我是被电话吵醒的，电话是村支书家里的座机打来的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小阳啊，你快点转来，乡亲们要烧死你大伯。

第 54 章 身后有人

村支书的电话就好像是惊天霹雳一样，狠狠的砸在我脑袋上。

我问他屋里发生了么子事？

他急忙急色的说了好半阵，我才听明白，原来是村子里王昌海的婆娘晚上起夜，刚好碰到王昌海起床去拜五体投地。王昌海的婆娘一开始还以为他男人是梦游了，担心他出事，就一直跟到他后面走。

哪个晓得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走到后头他婆娘都怕起来咯，但是自家的男人哈到前面，她不跟到去又不放心，所以她哈是硬着脑壳往前走。可是，等到她走到我爷爷坟那里的时候，看到二十八位壮汉趴在地上，我大伯跪在坟面前的时候，她终于没忍到被黑晕过去了。

第二天，他婆娘就找到我屋来了，讲要给他们一个说法。这件事就这么闹大了，尽管陈先生站出来解释了，但还是没有人相信。他们一致认为

是我大伯带头的，不然为么子别人是趴着的，就他一个是跪着的？

所以村子里的人都相信我大伯搞巫术害人（类似于现在常说的搞邪教），一定要烧死他才能够救那二十八个壮汉。所以村支书才急急忙忙给我打了这个电话。

我把事情的经过给张哈子讲了一遍，本意是喊他把我放在回龙山附近的那个小站就行，我好买火车票回去。但是张哈子听完之后却讲，一起去。

所以原本应该下高速的张哈子一脚油门，车子直接穿过了回龙山，往我老家那个方向冲过去了。

我看了看时间，现在是下午六点半，走高速只能到附近的镇上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时的乡道要开，到了镇上之后，要去我们村，就必须走路了，这么算下来，晚上 12 点能赶回村子都算是快的了（高速比火车要快一些，如果是坐火车的话，还需要捣车，会更慢）。

张哈子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讲，老师，开个导航撒，大晚上滴，万一走跑偏了，就要到下一个高速路口掉头老。

我刚准备拿出我的手机开导航，张哈子直接把他的手机扔给我，讲，用我滴手机，你那手机我看不习惯。

我嘀咕了一句名堂多，然后问他解锁密码是好多。

他讲，我是帅哥。

我讲，我问的是解锁密码。

他讲，我晓得，我给你讲了，我是帅哥。密码就是我是帅哥。

我差点把手机直接呼他脸上，因为众所周知，解锁密码是数字，他却给我讲汉字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提醒他，解锁密码是数字！

他讲，你个瓜娃子哪个这么蠢？我是帅哥，5439。

我现在也是没有心情和他吵，不然真的要好好看看，他的脸皮到底有多厚。

我原本以为这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，没想到他开了一阵之后，突然唉声叹气起来。

我问他又哪个了？

他讲，有件事我要咨询你一哈。你是大学生，你应该比较懂这方面滴东西。

我讲，么子事，我晓得就给你讲。

他又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才开始讲，你也晓得，我这个人没得别滴么子本事，就是长滴还阔以——你先莫动手，等我把话讲完。我之前谈了一个你们学校滴女朋友，然后和她一起出去吃了几次饭，当时她室友也到一起。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哪个晓得，她室友也欢喜我，哈讲可以不要名份，你讲，这么好滴女学生哪里去找？我本来是拒绝滴，但是实在是扛不住，而且我女朋友也晓得她室友欢喜我，但她也没阻止。搞到现在，我有两个女朋友，一天到晚都要被她们烦球死。所以我想请教一哈你，这种事情该哪个办？——事先讲好，不准动手，我到开车，你敢动手，我就松手。

我很鄙视的看了他一眼，讲，这种事情我也没得太过丰富的经验。毕竟，不是哪个人都像你那么不要脸。

他一听顿时一拍大腿，讲，我就是想晓得，你大学四年，是哪个做到没得女朋友滴？

他拍的是右腿，右腿下面是油门。被他这么一拍，车子猛的往前蹿出去，吓得我和他一阵大喊大叫。

车子好不容易平稳下来之后，我都还在惊魂未定，他却还念念不忘之前那个问题，再次问我，你哈没讲，你是哪个做到滴？

我决定不再和他讲话，否则不是被他憋出内伤，就是要出车祸受外伤。

就在我看着窗外，忧心屋里的时候，却听到他讲，你现在想哪个多也没得用，哈不如好好睡一觉，回去了讲不到有得忙。

我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发现他神色有些严肃，难得的一本正经。我这才醒悟过来，他故意插科打诨，为的是让我放松一些。

然而，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他。因为他这一本正经的样子还没有三秒钟，他就原形毕露的问我，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很忧郁？我给你讲，女孩子就是喜欢——

我说，你闭嘴，开车。

车子开到镇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。要走着去村子，至少还要大半天的脚程。如果是晚上，黑灯瞎火的，时间就更长了。

张哈子问我，车子开得进去不？

我讲，没见有人开过，不晓得。

他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试哈子，总比走路强。

没想到这一开，竟然给他开了三分之二的路——这段路之前是通马车的，他车的底盘高，所以给开了进来。剩下的路只有一条依着矮山的羊肠小道，实在是开不进去了。

下车后，他让我去后备箱背东西，有两个大包，一人一个。包很重，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。

他背上背包之后，大手一挥，喊一声，带路！

我怎么看都有一种鬼子进村的感觉。

不得不说，他的装备确实好，在背包的肩带上有一个手电筒，光很足，把地面照的很亮敞。

已经是午夜过了，周围一片漆黑，连鸟都睡觉了，没有半点声音，只有我和他的脚步声在这乌黑的夜里响着。手电筒的光在这个时候反而变得有些不和谐了。荒山野岭中，一点光亮，很能招来不干净的东西。

我在前面带路，他跟在我后面，一开始走的相安无事，可是过了一会，他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上来拍拍我的肩，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走不动了，让我等等他，后来我发现不是，因为他拍我肩膀的手势是在旺火，他一直在给我肩上的那盏明灯旺火。

我轻声问他，哪个了？

他喊我莫回头，专心走路。

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，就算是没得灯我也能走。现在有了灯，我反而害怕了起来，生怕前面出现一个么子东西，会突然闯进灯光下。

山路多碎石子，踩一脚上去会发出「沙」的声音。整个荒山野岭，也就只有这个声音还在响着。

我一边走一边听脚步声，「沙沙」「沙沙」「沙沙沙」.....

可是走着走着我突然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头。一开始我和张哈子走路的声音比较统一，我走一步，他走一步，声音听起来是「沙沙」「沙沙」，可是走到后面，我发现声音开始变得有些凌乱了，变成了「沙沙沙」「沙沙沙」，就好像是我走一步，张哈子要走两步才跟得上似的。

所以我试着减小我的步幅，没想到声音还是「沙沙沙」，这就好像，在我和张哈子各迈出一歩之后，紧接着还有人又在后面踩了一脚地面。

第一声是我的脚步声，第二声是张哈子的，那么，这第三声是谁的脚步声？

我不敢回头看，我怕会吹灭我肩膀上的那张明灯，于是我假装蹲下系鞋带，然后悄悄低头，从腋下往后看去，我借着张哈子手电筒的余光看到，在张哈子的脚后面，还站着一个人，他的双脚，穿的是绣着青花的寿鞋！

第 55 章 没有脑袋

那种绣着青花的寿鞋我见过，我爷爷下葬的时候穿的就是那种鞋子。而此时此刻在张哈子的身后，就站着一个人穿着这种鞋子的人。而且距离十分接近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那个人还有呼吸的话，那么他呼出来的气都很可能吹在张哈子的后脑勺上！

身后那人是什么时候跟上我们的？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头皮发麻。原本好好的两个人走夜路，结果走着走着，却发现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，而且还是你走他也走，你不动了，他也就站在那里不动.....

我不知道张哈子发现了他没有？如果没有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提醒张哈子？

而就在我纠结的时候，张哈子一脚踹在我屁股上，对我讲，懒牛懒马屎尿多，天冷，赶紧走。

听到张哈子的这句话，我就明白了，他是发现了身后那个人的存在了，否则大夏天的，他不会讲「天冷」。

既然张哈子晓得了身后有人，那么他肯定是有办法对付的。

果然，还没走出几步，张哈子就加快速度，和我并排走到一起了，山路虽然不能开车进来，但是同时走两个人还是可以的。

张哈子一走上来，我就感觉到后背一阵发冷。那种冷不是夏天夜里吹风的冷，而是沁到骨子里的那种冷，就好像是被关进了冰箱里面。我晓得，肯定是身后的那个人紧贴着我的背在跟着我走。

张哈子突然问我，你会跳舞不？

我讲，不会。

张哈子讲，我晓得你不会，我教你。看到起，跟到我滴步子来走，莫走错老。

他讲这话的时候还给我使了好几个眼色，说实话，我一开始还真的没看出来他在对我使眼色，不是因为天太黑，而是因为他的眼睛太小。

我晓得这可能是他要开始出手了，所以我低着头，专心看他的脚。

他第一步以左脚开始，脚后跟着地，往前面迈出一步，脚后跟在地面上划出一道痕迹，我也跟着有模有样的去学，但是我划出来的那条线，歪七扭八，不像张哈子的那条直。

第二步，他右脚跟上，以脚尖着地，在地面再次划出一条线。第三步，他稍稍提起左脚，在要迈出去的时候先是原地以脚尖着地，用脚后跟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圈，然后再次以脚后跟着地，往前划出一条线。脚尖落地的同时，他轻念一句：乾！

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其实并不好走，至少对我来说，这个动作我走的就很别扭，也不知道走的对不对，反正张哈子没有纠正我。

我以为后面的步伐都会像这样，却没想到后面走的更难。

走完了「乾」步之后，我看见张哈子还是以左脚起，脚尖点地，向前划出约一半的距离，然后忽然换成脚后跟划地，我认真的看了下，这条线的深度竟然比之前那一条要略深一些。更叫我吃惊的是，这一条划线的本身深度，从前到后，竟然都是同样的深浅，这得需要对肌肉有多么强悍的控制力？

第一步走完，张哈子仿佛越走越兴奋，走起来也越来越快，以至于我到后面都快要看不清他的步伐到底是怎么走的，只能是囫圇吞枣般的学了个大概，好在他也不在乎，而是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步伐当中，就好像是他真的是在跳舞一样。

步伐虽然看不清楚，但他嘴里轻念的字，我却是记下了。从第一个字开始，分别是：乾、离、震、坎、艮、巽、兑、坤。

每三步轻念一句，一共八句，走出二十四步，而我，最多只记住了前四步怎么走，就算记住了，走的也很是难看。在张哈子踩出最后一个「坤」步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以右脚内侧着地，往前斜搓半步，然后立定，抬起右脚，屈膝上扬，最后猛地以整个右脚掌为面，狠狠跺在地面上，他也不再是轻念，而是改为轻吐一个字：坤！

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精神太紧张所以导致了错觉，当他右脚踩在地面的那一刹，我仿佛看见以他右脚为圆心，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八卦图案。可惜的是，仅仅只是一瞬就消失了，所以我很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我看花了眼。

还没等我揉眼睛去确定一下，张哈子就一脚踢在我屁股上，大喝一声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跑！

然后他就真的不管我的死活，没命的往前跑了。

我吓得赶紧追上去，我边跑边问，后面那个是么子，解决了没有？

他讲，不是普通滴东西，一个八卦步最多只能困他一阵，赶紧跑。

我又问，是不是一直跟到我后面的那个东西？

他讲，跟到你滴那个东西要是有这么好对付，小爷我早就替你解决咯。少打屁（少说废话的意思），快跑。

我们两个人的步子踩在山路上，发出一阵阵急促的「沙沙」声，显得很杂乱无章。这声音越乱，我就越害怕。这就好像是你一个人走夜路，一旦开始害怕往前跑了，越跑越怕一样，我现在就是这样。如果不是还有一个张哈子在身边，我估计我腿都会发软的跑不了了了。

跑出一段距离后，我和张哈子都无意识间减慢了速度，不是因为不想跑，而是因为背上的包实在是太沉了，跑不动了。

所以脚下发出的「沙沙」声开始减缓，变得让人心里舒服了一些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在我们身后，「沙沙沙沙沙……」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我一开始以为是有人跑的比较快，可是听完之后我发现，这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够发出的声音，因为频率不对！

张哈子也发现了这一点，我们两人转身去看，张哈子把手电筒照向远处，我清晰的看见，只有一个黑色的人影，他快速的往我们这边跑来。但是他不是用两条腿在跑，而是手脚并用，整个人几乎是贴在地面上往我们这边「爬」来。难怪会发出那么急促的声音。

张哈子看到这一幕，直接骂了一句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老子两条腿，你四条腿，哪个跑得赢？

说完这话之后，他推了我一把，讲，你先跑，我等哈子赶（等一下追）你来。

我看到他的眉头是皱着的，没有了之前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，我就知道，这肯定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。对张哈子来讲，我留下反而是负担，所以我没说什么，就转身跑了去，跑出一段路后，我才想起来他不知道去我们村子的路，我就对他吼道，我到前面的那个岔路口等你。

我仿佛听到张哈子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小爷跟你拼老！

跑出一段路后，到了岔路口，一条是上山的路，一条是进村的路。我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怀里抱着背包，尽量把自己的身体用背包和树干给遮住，就露出一个头来。也亏得是现在没有人经过，否则看到我这个样子，还以为树干上长了一个头，非要被吓死不可。

我已经把手电筒关掉了，四周一片黑暗，安静的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了。我在这里等了一阵，天上的乌云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开了些，有清幽的月光照下来。我一直竖起耳朵在听，只要有风吹草动，都能刺激到我的神经。

突然，我听见有脚步声传来，走的很慢，我以为是张哈子，但不是，因为没有手电筒的光！

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月光的照射下，一个影子从树干后面慢慢出现，我看的很清楚，他的肩上，没有脑袋！

可他还在往前走，我看见影子里，他的左手上，好像抱着一个圆鼓鼓的东西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那是他的头！

这时，那人影突然停住了，我看见他的手提着那个圆鼓鼓的东西，从树干后面伸过来，一颗已经分辨不出五官的脑袋，立在我的肩膀上。

我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「找到你啦。」

第 56 章 恶鬼压床

听到这个声音，有那么一刹，我觉得我的心脏都已经停止了跳动，呼吸也跟着暂停，脑子里面一片浆糊。

我几乎是出于本能的逃避危险，身子不受我控制的往那颗脑袋的另一边爬去。没错，不是跑，是爬。

我本来就是蹲在树干后面的，前面还抱着张哈子给我的背包，原本是用来挡住前面有可能出现的东西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这颗脑袋居然从我的侧面伸过来，还立在我的肩膀上，在我耳边对我说，找到你啦。现在被他这么一吓，我只能是本能的往另一边逃，可是双腿发软，根本站不起来，只能往外爬了好几步。

可是还没爬出几步，我就感觉到后背好像被一个什么重重的东西给压住，就算是我现在双腿有劲，我想站起来，也被压得站不起来。而且就算是想要再往前爬，也变得十分困难。我想要喊张哈子，却发现怎么也张不开嘴，就好像是嘴巴被人给封住了一样。

鬼压床！

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个词语。

但是，鬼压床难道不应该是发生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吗？

我很想回头看一眼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压在我的背上。但我立刻想到要是就这么回头的话，肯定会吹灭我肩上的那张明灯，所以我忍着没敢回头。

我尝试着慢慢的转动身子，让自己的身体和月光照射下来的光芒成垂直，这样我就能看见我身体的影子。这个动作本来是十分简单的，但是到了现在，我却发现难如登天，别说是挪动整个身子，就算是挪动一根手指头，都是困难的要死。

撑着地面的手掌和膝盖已经被我磨的生疼，很可能已经出血了。但我还是没放弃，我还在慢慢的挪动身体。

终于，我从影子里看见，在我的背上，有一个圆鼓鼓的东西，正是之前的那颗脑袋，它压在我背上！

我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勇气，在地上随便摸到一块石头，反手照着那颗脑袋就是一石头——我的手居然能动了，可是我打在那脑袋上面，我自己的后背却痛的要命。就好像是，那颗脑袋长在了我的背上！

我的身体恢复了自由，我翻过身来，躺在地上，学着懒驴打滚，用自己的背使劲儿的在地上磨啊磨，但是越磨我越心惊。因为不管我怎么蹭，那颗脑袋都牢牢的定在了我的背上，而且在磨这颗脑袋的时候，我能清晰感受到从它头顶传来的痛苦——它不仅仅只是长上了，怕是连神经血管都渗透进我身体里了！

这就好像一个人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瘤子一样，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它的痛楚。

我侧躺着，手里拿着之前的那块石头，反手过去，一遍又一遍的砸背上的那颗脑袋，「砰砰砰……」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。可是我自己都快要痛晕过去了，它依旧长在那里，纹丝不动！

过了一会儿，我感觉它突然开始动了。而它移动的方向，竟然是朝着我头的方向！

我反手越来越够不着它，只能从后脑勺绕过去砸它。可它依旧没有停止前进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觉得它的目的是想把我的头挤出我的身体！

我一边砸一边喊张哈子，声音在空旷的山上回荡着，但是我喊了几十声，都没有听到一句回答。

那颗脑袋已经移到了我的脖子上，我已经不能转动脖子了。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绝望，即便是当初被我爷爷吓，被那个没有脸的小女孩儿吓，跑不出那节 21 号火车厢，我也没有这么绝望过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远处有一个人影跑过来，他一边跑一边冲着我这边喊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你不是讲到前面那个岔路口等到我迈？你个狗日滴，现在这个岔路口是他妈第二个岔路口！老子跑咯两个来回才找到这里。

我想了一下，好像在前面是有一个岔路口，不过那个岔路口另一条路很小，一般不仔细看都看不见，他眯着眼睛也能看见？

他跑到这里之后，看到我脖子后面的那颗脑袋，一下子就收起了那副嘴脸，而是无比严肃的对我讲，站到莫动，可能有点儿痛。

讲完之后，他就放下他的背包，然后在里面摸索了一阵，取出来一些东西，有篾刀（此种刀呈竹叶形，器身略往上曲翘，背有脊，断面呈人字形，两刃前聚成尖锋，后部平直，是扎匠用来加工竹子的主要工具之

一)，瓷碗，磨刀石，青黄相交的竹叶，黄符，毛笔，以及一些瓶瓶罐罐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

这些东西 he 从左至右摆好，摆好了之后，他先是站在我身后看了一眼那颗脑袋，然后在我脖子上绑了一条红线。在他绑的时候，我听到他「咦」了一声。然后他去了那颗大树旁，将那个还站在那里没有脑袋的身子一脚踹到地上，然后丢了一张黄符，一跺脚，「轰」的一声，那身子就着了，是绿幽幽的光，和王二狗死的那晚屋子里发出的光一样。

处理好了那具尸体之后张哈子走到他那一排东西面前，背对着我讲，你是自己下来哈是要我动手？

我「啊？」了一声，张哈子却讲，我没活你讲，你站到莫动。

他没和我讲，那就是和我脖子上面的那颗脑袋在讲？

张哈子拿起箴刀，在磨刀石上面磨了几下，继续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人死老就乖乖子（好好的、听话的意思）滴待到土里面，跑出来害人搞么子？你啷个搞，你就不怕遭雷劈？

张哈子继续讲，看来你是逼我动粗老。你讲我一个文明人，有思想、有抱负、能动嘴滴时候绝不动手，你非要逼我动手，那你就莫怪我老。——老师，麻烦你弯腰低哈头——对，保持这个姿势莫动。要是因为你动老，导致我这一刀子砍偏老，小爷事先活你讲明白——概不负责！

他讲完之后，我弯着腰，看着地面他的影子，好像先是拿了一张黄符朝着我背后一扔，然后夹着两片竹叶，插在箴刀刀柄上，箴刀在磨刀石上噌的一刮，转身手起刀落，那颗脑袋应声落地。张哈子上去用箴刀刀尖插在他嘴里，然后用两片竹叶贴在他眼睛、鼻子、耳朵的位置，然后才扔一张黄符，一把火给烧了。

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看起来就好像是武侠小说里面的武林高手一样。只是我还没来得及欣赏，脖子后面就一片冰凉，我伸手一摸，钻心的痛，手上竟然沾满了血！

我对张哈子讲，血。

张哈子却讲，忍到起。

讲完之后，他拿起那支毛笔，喊我坐到地上，然后他站在我身后，贴了一张纸到我脖子上，最后用那支毛笔沾着瓶瓶罐罐里面的东西在我脖子上画了些什么。

大约几分钟后，他开始收拾东西。我伸手摸了一下脖子，竟然一点也不痛，也没有流血了。

张哈子问，你戴的那个东西是哪个滴？

我讲，我爷爷留给我滴。

他点点头，讲，一直戴到起，莫搞掉丢老。

我问他有么子讲究不？

他讲，你人长啷个丑，不戴个东西装点一哈，以后根本就找不到婆娘。

说真的，要不是看在他刚刚救了我一命，我肯定上去就是两脚。

我问，刚刚是啷个回事？

他讲，鬼压床。那个家伙想抢你滴身体。

我讲，这个鬼压床好像和我听到滴不太一样。

他讲，你听到滴那些都是扯几把蛋滴，鬼压床就是阴人想上你身，想抢你滴身体，只不过一般滴阴人没得那个能力，最多就是让你不能动罢老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想到以前鬼压床的经历，原来是真的有阴人在我身上，忍不住的打了一个激灵。

我问，那为么子这个家伙哪个厉害？

张哈子看了我一眼，嘿嘿笑了一声，讲，因为，他已经吃老至少九颗脑袋！

第 57 章 全村都要死

九颗脑袋！？

我惊讶的有些说不出话来。

如果刚刚张哈子来来晚一点点，我是不是就会变成第十颗被他吃掉的脑袋？

我问，他为什么要吃别人的头？

张哈子已经收拾好了，背上背包之后，示意我去背包，然后两个人继续往前走。他一边走一边讲，他要滴不是别人滴脑壳，他主要是要别人滴身体。你难道没看出来，刚刚那具尸体其实是一具女尸迈？

我摇头，我还真没看清楚。或者说，我从刚开始看见他的影子到最后被你张哈子一把火烧掉，我都没来得及去看一眼。

我又问，他为什么子要哪个做？

张哈子很疑惑的看了我一眼，问我，你爷爷都没教过你？

我讲没有啊，怎么了？

他啧啧了两声，自言自语的讲，不应该啊，他能给你留下那种红绳，应该是圈子里滴人啊，哪个你一点儿都不晓得呢？

然后他问我，你爷爷喊过么子名字？

我想到陈先生给我吩咐过的，让我不要给张哈子讲我爷爷的真实名字，不然担心他不去了，所以我随便编了一个名字，讲，喊过洛长亭。

长亭，和朝廷发音有点相似，到时候就算被张哈子发现我在骗他，我也好有个借口讲是他自己听错了，我明明讲的就是洛朝廷。

张哈子听到这个名字后还在思考，为了打断他的思路，我继续追问之前的那个问题，我问，那个家伙为么子要哪个做？

张哈子讲，既然你不晓得，那小爷我就给你科普科普。首先，人活到这个世界上，都是有身体活（和）魂魄滴，这一点，你承认不？

我赶紧点点头。

他接到讲，人想要好好滴活到起，那就必须身体活灵魂都是完整滴，如果身体不好老，这个你应该好理解，那就是害病老，要去医院看病；但是如果魂魄害病老，哪个办呢？

他讲到这里一脸期待的看着我，我晓得他是很想要我讲出下面这句话，我讲，那当然就要找你们这些专业人士了。

张哈子打了一个响指，讲，就是这样滴。那么问题来老，如果我们这些匠人滴魂魄也害病老，哪个办？

在张哈子问我这个问题之前，我还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在我看来，他们这些匠人都是一些牛逼轰轰的狠角色，根本就不会生病什么滴，就算真的生病了，难道不是他们自己写一张符，烧了冲水喝就会好么？

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，张哈子直接开口骂道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你是不是看电视剧看多老？那些骗人滴玩意儿你也信？小爷我告诉你，不管是写符哈是用符，都是需要一个健全滴魂魄活身体滴。举一个很简单滴例子，不然我怕就你那个智商，可能会听不懂。

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从兜里面取出来一个巴掌大小的纸人，用左手在纸人上面画了几下。画完之后顺手就扔到身后，看都没看。然后他继续讲，你想，我们匠人是懂得匠术滴，那如果我们匠人死老，也哈能用匠术滴话，那一般滴匠人是不是对我们就没得办法了？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个世界是不是要希里马哈老（乱套了的意思）？所以，就算是一个匠术很牛逼滴匠人死老，他也是不能用匠术滴，只能乖乖滴当一个阴人。

我听到这里，感觉有点懵，我问，这个和我问的问题有关系么？

张哈子一听这话就有些不乐意了，他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没得关系我会浪费口水给你扯淡？莫打嘎差，好生听到起（别打岔，好好听着）。就是因为匠人晓得自己身后不能用匠术，所以有些临死滴匠人就不甘心，会用一些邪术来延续自己滴命，就好比刚刚那个，他就一直用别人滴身体来满足他自己。但是每一副身体活魂魄都是配套滴，就算他霸占了别人滴身体，他也不可能一直让身体保持生机，到时候还是会腐烂，这个时候，他就需要重新换个人老。这就是那个家伙不断吃别人脑壳的原因。当然了，有些匠人也有可以让尸体不腐烂滴本事，不过现在不多见老。

我听到这里，脱口而出，赶尸匠？

张哈子一愣，讲，你个瓜娃子，哈是晓得一些东西嘛。对头，就是赶尸匠。他们赶尸一脉有自己的传承，可以让尸体不烂，其他匠人是学不来滴。不过赶尸一脉，好像几十年前就断了香火咯。

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一段讲究，要是张哈子不告诉我的话，我肯定不知道。然后我问，为么子赶尸一脉会断了香火？

张哈子打了一个哈欠，没好气的讲，几十年前滴事情，我一个才十八岁滴小帅哥啷个晓得？

我看了他一眼，对他说，讲人话！

张哈子嬉皮笑脸的讲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是比十八岁要稍微大那么一丢丢，但也就是很小滴一丢丢。

我问，一丢丢是好多岁？

他讲，八岁。你自己讲，八岁是不是只有一丢丢？

对于张哈子的死不要脸，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所以我都懒得和他废话，继续往前走。

走了一会儿，我又忍不住的问他，为么子那个家伙会找到我？

张哈子讲，我又不是他，我啷个晓得？要不，你再回去问问那家伙是怎么找到你滴？

我讲，就算我回去问，那家伙也被你一把火烧的连灰都不剩了，我问个球去？

张哈子讲，人死了，魂哈在，你要是想，我帮你捞上来问问？

我问，这都可以？

他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哦，你也不看哈我是谁，大名鼎鼎滴重庆张哈子！要是这个都不会，我哈有么子脸当扎匠？

我想了想，讲，算了，先回去要紧，不知道现在屋里变成什么样子了，在路上耽误太久了。

张哈子也点头答应，然后我们两个加快脚步，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往村子那边去。

往前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，就到了村头，首先看到的就是陈泥匠的屋子。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，整个村子都应该睡下了，所以显得很安静。

哪晓得一进村子，张哈子就不走了，站在村口眯着眼睛看来看去。我不晓得他在看什么，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小，一眯了之后，就更加看不到他眼珠子了。

我问，哪个了？

他讲，你确定这是你们村子，而不是一座乱坟岗？

我讲，我到这里生活了十多年，难道还会认错路？

我不晓得他是半开玩笑还是真的讲了一句，阴气森森滴，你能活到这么大哈真滴不容易。

我笑了一声没讲话，继续往前走，可是张哈子死活不往里走了。他讲，我今天就到这里睡一晚，天亮了再进村。

我问他为么子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用很严肃的表情对我讲，给你讲实话，因为我怕！你们这个村子，我怕进去。就是那个回龙地，我都敢去耍一哈，但是你们这个村子，我不敢进去。

我看了一眼村子，和之前相比较似乎并没有不一样的地方。

张哈子讲，你哈没发现迈？你看哈子你自己滴脚下。

我低着头看了一眼，不就是一条泥巴路么，有么子不一样滴？我又仔细看了看，发现如果非要讲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好像村子比外面要黑一些。这种黑不是主观上的感受，而是真的要比外面黑一些，就好像是天上的月亮光照不进去一样。

张哈子指着 he 面前的一块石头对我讲，看出来撒？以这块石头为界线，里面滴地方比外面要黑了一大截。我劝你也莫进去滴好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今晚你们村子里面滴人，都要死！

第 58 章 马灯灭了

张哈子讲完话，就把我往外面一拉，让我站在那块石头的外面。

我知道张哈子是为我好，但是如果他讲的是真的，那么我必须进去，因为我爸妈，我大伯他们都还在里面。更何况，村支书电话里还讲了乡亲们要烧死我屋大伯，我就更加义不容辞的要进去。

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给张哈子，并且表示我一定要进村子。

张哈子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就晓得你是这个犟脾气。你等哈，我先让两个小弟进去探哈子路。

讲完这话之后，我看见他从口袋里又取出两个巴掌大的纸人，就跟在路上他扔的那种纸人一样。

他先是用左手在右手掌里的纸人身上虚空画了几笔，然后又用右手在左手掌的纸人身上虚空画了几笔，然后把双手合十，把两个纸人挨在一起，嘴里面念着，阳间有道阳人走，阴间有路阴人行，阳人不行阴间路，阴人莫走阳间道，去！

张哈子最后一个去字喊出口，就把手里的两个小纸人扔了出去。那两个小纸人在空中就分开，一左一右，往村子里面走了进去，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。

弄完这些之后，张哈子把背包往地下一扔，然后一屁股坐在上面，对我讲，你也莫紧张，坐一哈，等我小弟回来，看哈情况再讲。

我点头，然后学着他的方法也坐了下来。我问他，你刚刚在路上扔的纸人和这个纸人是一样的？

张哈子讲，差不多，不过哈是有些区别。之前在路上扔的那个小弟，不会走，就是站在路边上帮我观察情况滴。用你们大学生现在流行滴话来讲就是，相当于我在那个地方插了颗眼。这两个小弟呢，就好像是小兵，一是负责进去点灯，二是探路，看看哪条路可以走。

我没想到张哈子也能够这么跟进时代潮流，至少在打游戏这方面，我没有什么天赋，平时我也没有时间去玩，所以对这方面了解的很少，但还是能听懂他讲的大概意思。

我问，有那些纸人帮忙，你岂不是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？

张哈子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你当我是二娃千里眼啊？那个最多只能晓得从它面前经过滴东西是人还是鬼，其他滴一概不知，连男女都分不出来。

我又问，你为什么子一定要强调男女都分不出来这一点？

张哈子讲，因为我怕你用你那齷蹉滴思想乱想，把我想成一个用纸人小弟来偷窥女娃娃滴色鬼。

我讲，你这算不算此地无银三百两？

张哈子刚张嘴要反驳我，突然他转头朝向村子里面，眉毛都要拧到了一起。我听见他在轻声念叨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.....

数到五之后，他没有继续数下去，而是开始收拾背包。这个时候，从村子里面的黑暗处，晃悠悠的走来一个白色的小纸人，是张哈子之前扔进去的。但是现在只有一个了，而且它还断了一条胳膊。

它刚走到村里村外交界的地方，就倒在地上，但它似乎还想要挣扎着出来，于是用仅剩的一条胳膊撑了几下，可终究还是没能撑起来。

就在张哈子准备伸手把它捡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纸人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拉扯一样，嗖的一下蹿回了村子里，再也消失不见。张哈子的手还伸在空中，眼睛则是看着村子里面，一动不动。

我问他，哪个了？

他这时才回过神来，讲，里面的脏东西，至少有五个，送进去的那个走阳间道滴小弟已经挂老，说明里面滴路，不是我们阳人可以走滴，你就死老这条心吧。更何况，连行阴间路滴小弟都被吸进去了，说明也不是阴人可以走滴。哼，不管是阳人哈是阴人，貌似要被通杀。

说话滴时候，张哈子已经重新背好了背包，他这是准备离开了。他问我，你跟不跟我走？就你这个招阴滴体质，加上你身后跟到起滴那个家伙，如果你不到我旁边滴话，分分钟死翘翘。

我摇头讲，你走吧，我要进去找我爸妈。

张哈子讲，进去就是死，你确定要进去？

我点头，讲我必须进去。

张哈子叹了一口气，喊我把背包背上，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死就死吧。俗话讲滴好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早死晚死都是死。

我背上背包，对他讲，你就不能讲点儿好听滴？

张哈子眯了我一眼，讲，难不成我哈要唱今天是个好日子？

我懒得和他啰嗦，不过他能够出手帮我，我确实很感激。

我刚要往里走，张哈子却讲等哈子，然后他从背包里面拿出一个瓷碗，拿出一个竹筒，竹筒里面装的有水，他讲是无根水（从竹叶上收集的露水），然后把水倒进瓷碗里，再从背包里取出一根筷子，双手合十用两根大拇指支着筷子，轻声念叨一些我听不太清楚的话，之后就看到他双手一旋，以左手虎口夹着筷子，往水里面一插，嘴里面念了一个「立」字，松开手，那根筷子就稳稳当当的立在了水碗之中。

然后他又从背包里面取出来一盏马灯，就是农村里面以前经常用的那种大煤油灯，他拿出来之后，右手手腕轻轻一抖，马灯就被点亮了，发出幽幽的黄光。他把马灯放在水碗旁边，然后将左手食指（属木）中指（属火）伸进马灯里面，拿出来时，竟然夹起了一朵小火苗，他反手就往我肩上一扔，我似乎都听见了「轰」的一声，感觉我肩上的火焰变大了。他朝我前后扔了三次，分别是两肩和头顶。

做完这一切，他又拿箴刀在马灯的周围划了几道浅浅的沟壑，样子很奇怪，但是看上去却有些规律，至于干什么用的，我没问，他也没说。

都弄好了之后，他把箴刀和马灯都交到我手里，对我讲，灯不灭，你身上滴明火不熄。这把刀有些年头老，岁数比我都哈大，我不晓得里面是

么子情况，进去后，多小点儿心。——左脚先进。

我按照张哈子的话，一手拿着篾刀，一手提着马灯，和他一起抬起左脚，踏进了村子里。

往里面没走多远，就感觉到一阵阵寒意袭来，眼前的能见度也在下降，除了马灯这一点灯光，四周一片黑暗。好在我对村子很熟悉，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去我家的路。加上还有马灯照明，走起来更加方便。

张哈子跟在我的身后，时不时的还会伸手帮我拍一拍肩上的明火，我一边走一边对他讲，你看，村子里面除了比外面黑一些，也没得么子不对劲的地方嘛。

他没有讲话，只是走几步就会拍一拍我的肩膀。一开始我还觉得没什么，但是走了一小段路后，我总觉得他拍的是不是有点太勤了？

我试探性的问他，张哈子，是不是出么子事了？你拍这么勤快搞么子？

可是他还是没有回答我的话，依旧隔一会儿就伸手拍一拍我的肩膀。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，但是我却没敢回头，因为担心会吹灭肩上的明火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，在进村之前张哈子讲过，只要我手里的马灯不熄，我肩上的明火就不会灭，既然我肩上的明火不灭，那他为什么子还一直在拍？

难道他不是在把我的明火拍旺，而是想要拍熄！？

想到这里，我全身已经出了一身冷汗，但我还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往前走，然后稍稍侧过头，用余光去看我的肩，等到那只拍我肩的手再出现的时候，我看见，黑暗之中，一只没有手腕的手掌，轻轻搭在我的肩上。

而这个时候，马灯灭了.....

天上的月光本来就照不下来，现在马灯一灭，四周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，我大声喊了几声张哈子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

我把马灯扔在一边，两只手紧紧握着箴刀，我不敢回头，害怕吹灭我肩上的明灯。所以我只能在原地转圈，试图看看我身后的那只手掌是什么东西。可是我转了一圈，都没有发现那只手的存在，就好像刚刚那一切都是我的幻觉一样。但是，马灯却实实在在的熄灭了，这不是幻觉。

我又在原地转了几圈，还是没有找到拍我肩膀的手掌。但是我相信，它就在我的身后。因为我不能回头，所以有一个地方，我是看不到的，而我敢肯定，它就藏在那里——我的后背！

我反手过去用箴刀在我的背上贴着衣服刮了一下，刮到一半的时候，箴刀蓦地跳了一下，就好像是我的背上有一块凸起的地方。我试着用箴刀去把它刮掉，但是反手实在是用不上什么劲，加上这把箴刀本身就重，两条胳膊拿着还能挥一挥，一条胳膊拿着，勉强能挪动就很不错了，更何况还是反手？

怎么办？

既然箴刀不能用了，那么就只能用手去抠！

我反过手去，一寸一寸的从后背摸索下去。我能感觉到，我的手都是颤抖着的，就好像你蒙着眼睛去摸黑箱子里的蛇，你明明知道那里有一条蛇，却还是不得不去摸的感觉一样。

突然，我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，我下意识的要缩回手，却猛然被一只冰凉的手给扣住了我的手腕。不管我怎么使劲儿，那只手都死死的扣着我，根本抽不出来。这样的姿势，仿佛我就是一个罪犯被警察给逮捕了一样。

我已经弯下腰来，箴刀被我插在地上，以便我腾出手来去帮忙。空出来的搭在被扣住那条胳膊的手肘处，两只手同时用劲儿，企图把手给抽出来。

这一招果然有效，我的手慢慢的在往上挪，但是手腕却仍是被死死的扣住。这样的结果就是，我把那只手从后背拉扯到了我的肩上。而那只手一碰到我肩膀的时候，立刻就松开了，然后再次消失不见——它害怕我肩上的明火！

难怪它之前只是一直拍打，却不敢把手放在我的肩上！

双手得到解放之后，我再次拿起箴刀去我的后背上刮了一下，这一次一帆风顺，没有刮到有凸起的地方。

我以为我顺利的解决了那只手，却没想到我刚往前走出两步，我的肩膀有被人拍了一下，而这一次，居然还有人叫我的名字，小阳！

我知道这肯定是一个不干净的东西，因为他说话的声音语调完全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，那声音里好像是哭着发出来的，让人听了很是刺耳。

我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应他，而是把箴刀扛在肩上，继续往前走。

而就在这时，又有人拍我另外一个肩膀，并且喊了一声小阳。在接下来的一段路里，他每拍我一次，就会叫我一声。声音有凄苦，有高兴，有悲伤，有喜悦，有愤怒，也有悲悯.....

小阳，小阳，小阳，小阳，.....

突然，我觉得路边的石头也在叫我的名字，我看见石头表面好像长了一张嘴巴，一开一合，嘴里念叨着小阳。

还有地面上的砖头，别人家的院子门，全部一开一合，叫着小阳两个字。似乎一瞬间，整个村子，所有的东西，身上全部长了一张嘴巴，就只叫「小阳」两个字。

鬼点名！

这是小时候爷爷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，说是晚上走夜路，如果有人在背后叫你，你一定不能答应，否则你的魂就会被勾了去。

我不敢答应，只能用手捂着耳朵闭着眼睛继续往前冲出一大截距离。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周围那些长着嘴巴的东西已经消失了，恢复成了原样。

这时，我的肩膀被拍了一下，「小阳，我是你王青松大叔，你哪个又回来咯？」

身后传来王青松的声音，我差点没忍住就要回头，但回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硬生生的停住了。

我回来就是因为王青松打电话给我，说我大伯要被烧死我才回来的，现在他居然问我为什么又回来了，这人肯定不是王青松！

「你这个小娃娃，上咯几年大学，就不认你大叔咯？」

我想开口讲不是这样的。但是话到了嘴边还是被我忍住了。

鬼点名鬼点名，不能回头不能应！

这是爷爷教给我的一句话，我都已经忘记好多年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下子想了起来。

我没有理会，继续往前走。此时我已经走到村子中央了，再往前一点，就能到我家了。只要到了我家，找到我爸妈和大伯，然后带着他们离开这个村子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

只是走了这么久，一直都没有看到张哈子，也不晓得他怎么样了。不过一想到张哈子那一身本事，我也没得必要去担心他。

而身后的那个声音喊了我一阵之后，没有等到我答应，也就没再继续喊了。我刚要松一口气的时候，前面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他就那样站在路中间，看不清楚他的样子，但是他有一只衣袖飘飘荡荡，竟然是空的！袖子上，殷红一片，就好像还在流血！

王二狗！？

村子里面只有他的胳膊被阴鸡给扯断了，只有他一个是独臂！

可是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而且他的尸体，应该也被陈先生的师叔给烧了，那现在站在我眼前的是谁？

我看见他慢慢抬起头来，冲着我笑，小阳，把我滴手还给我，它就在你的背后。

嗡！

我脑袋一阵轰鸣。声音是王二狗的声音，而且按照他的说法，刚刚一直拍我肩膀的那只手，居然是他王二狗的！

他说那手在我的背后，使得我差点就回了头去看。

还没等我来得及庆幸我没有回头，我就感觉到我的后背被一股力气给推着往前，推向王二狗！

王二狗伸出那只独臂，咧着嘴露出牙齿冲着我笑。

眼看着就要被推到王二狗面前了，眼前的王二狗突然张开嘴巴，侧着脑袋，似乎对准了我的脖子，他居然是想要喝我的血！

我仿佛听见他说，小阳，你爷爷欠我滴，我都要从你身上还！

说着，他就张嘴咬了下来，可是我并没有感觉到痛，反而看到他倒退出去好几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他满脸难以置信的看到我讲，你脖子上戴滴是么子东西？

我脖子上戴的是我爷爷给我的镇魂铃，难道王二狗害怕这个东西？我本来是想要回答王二狗的，但是一想到鬼点名，我还是决定闭口不讲话。

果然，王二狗笑嘻嘻的站起来，咧开嘴对我讲，你个小娃娃，这都不能骗你讲话，那你就去死吧！

这句话刚说完，我就感觉那只断手试图去抓我脖子上的绳子，随后就听到「哧」的一声，闻到一股烧肉的臭味（这种味道和烧头发差不多）。果然，王二狗是不能碰我爷爷留给我的东西的。

就在我庆幸的时候，那只断手却推着我的后背，把我往另外一个方向推去。我用脚后跟蹬着地面都没用，身体一直往前滑过去。前面的那个地方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我们村子的鱼塘！

噗通一声，我被推进了鱼塘里面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，二伯给我讲过，王二狗的那只断手，就被埋到了鱼塘边上！难道他是想要淹死我？

还好，鱼塘的水不深，就算我蹲着，也不能淹到我的下巴，想要淹死我应该是不大可能。

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我的面前，有大朵大朵的水泡冒出水面，有东西要出来！

黑夜之下，鱼塘之中，我看见，一颗前后都扎着马尾辫的脑袋，缓缓冒出了水面——火车上要我帮他找脸的小女孩儿！

第 60 章 我的脸呢？

看着这颗缓缓从鱼塘水面底下冒出来的脑袋，「咚」的一声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这一刻停止了。一口气吸进了肺里，都忘记要吐出来，差点把自己给活生生的憋死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或许很短，但是对我来说却很长，我感觉到我的大脑已经缺氧了，眼前看到的事物也开始变得模糊。

「咚」的一声，我的心脏才开始再次跳动起来。一口闷在胸口的废气才得以吐出来，我拼命的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用来证明我自己还活着。

我被王二狗那只手推进鱼塘里的时候，箴刀脱手，掉进了鱼塘里。等我恢复呼吸之后，我就开始不断的在鱼塘里摸索着箴刀。这是我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武器了。

可是我动作又不敢太大，生怕惊动眼前这个还在缓缓冒出来的脑袋。

鱼塘不是很大，但是中间地方的水还是比较深。我要上岸就只能从之前被推下来的地方上岸。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那个小女孩恰好挡在了我和岸边的中间——我要过去，就必须绕过小女孩！

我一边摸索着箴刀，一边轻轻的在水里移动。我的眼睛一动不动的注视着小女孩绑着马尾辫的脑袋，我看不见她的眼睛，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头发后面盯着我看。或者说，她根本就没有眼睛，因为，她压根就没有脸！

我还没走出几步，小女孩的头就已经彻底的冒出了水面，一条马尾辫湿漉漉的呈现在我的眼前，如果不是看到过她的另一面，我肯定会以为这就是小女孩的后脑勺。

我悄悄的往一边移动，已经挪到了小女孩的侧面，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小女孩的前后两侧脑袋都绑着一个马尾辫，就好像是一对双胞胎的脑袋各自被削去了一半，然后硬生生的把两颗后脑勺给缝在一起。如果不是要注意小女孩的动静，我发誓，我是绝对不会多看这样的画面一眼。

不知道是因为鱼塘的水太冷还是因为害怕，我的身子已经开始在颤抖，上下牙齿也开始冻的打架。我担心这个声音会吸引小女孩的注意，于是紧紧的咬着牙齿，以至于牙龈都快要咬出血了。

我的双手也没有空闲下来，在移动的同时，不断的在水底摸索着，入手的全都是黏糊糊的泥巴。

突然，我摸到一个坚硬的东西，我心里一喜，以为是摸到了篾刀，于是猛的一把提出水面一看，居然是小女孩儿的一只脚！

我吓得赶紧松开手，而这个时候，那个小女孩的脑袋动了，她用一条马尾辫朝着我，对我说，大哥哥，你找到我的脸了吗？

她说完之后，又转过头去，把另外一条同样的马尾辫冲着我，问我道，大哥哥，是这脸好看，还是刚刚那张脸好看？

我没敢回答，我担心这还是鬼点名。不过既然已经被发现了，我再也没必要顾忌是不是会弄出声响，于是我站起来撒丫子就往岸边跑，至于篾刀，只能找到张哈子了再回来取。

可是我跑出还没两步，就感觉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脚，我一个重心不稳，直接摔到了鱼塘里，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，王二狗的那只手还在！

一定是他抓住了我的脚！

我想要翻过身来，却发现我的头被一双小手给紧紧的按在水里，我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，大哥哥，你不帮我找到脸，我就淹死你。

你能想象那种声音吗？明明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，可是却说要淹死你，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？

我双手撑在鱼塘底面，可惜鱼塘底全部都是烂泥，根本没办法借力。一只脚被王二狗的手拉着，只剩下一只脚能踩着鱼塘底部，这样的姿势根本站不起来。只有每次被小女孩狠狠的按进水里，我的双手才能撑着底部，然后借力往上弹起来一下下，用来呼吸一下空气。

小女孩一边按还一边说，大哥哥，你现在知道被淹死是什么感受了不？

「大哥哥，你别怕，我当年就是这么死的。」

「大哥哥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的脸会不见了吗？」

「大哥哥，我告诉你哦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呢。」

「大哥哥，你不知道吧，其实我一直都跟在你身后，可惜你从来都看不见我。」

「大哥哥，当初爷爷告诉我说，其实死了比活着更好，你说是不是？」

「可是大哥哥，当年我才八岁！我哪里知道生和死的区别？！」

那小女孩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几乎是声嘶力竭，那凄厉的声音，刺得我耳朵生疼。她的双手也猛然用力，直接把我的头按到了鱼塘水底下，我的鼻子甚至都碰到了鱼塘底的烂泥！

我不知道他说的爷爷是谁，但是我隐隐的感觉似乎和我爷爷脱不了干系。只是现在我没办法去思考太多，因为我觉得水已经呛进了我的肺里。也正是因为小女孩把我按到鱼塘底部，所以我的双手往下一撑，就撑到了底部坚硬的泥土，这一次我没有往上硬撑，而是往后撑去。

后退的过程中，我的手好像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，很疼，应该是出血了。我顿时明白，应该就是篾刀。我伸手过去摸了一下，果然是长长的篾刀。

我抓起篾刀站起来，小女孩的脑袋也刚好从水面上飘过来。我双手抡起篾刀，从上往下，直接劈下去。我看见小女孩竟然被我劈成了两半，飘在水面上，一边一个马尾辫还高高的翘着。

我又蹲下，拿篾刀狠狠的戳了一下王二狗的那只手掌，那只手掌顿时就松开，我顾不得其他，赶紧往岸边跑。

刚上岸，还没来得及喘气，我就看见水面上的两半小女孩同时站了起来，「她们」同时伸手摸了摸自己的「脸」，以为是找到了自己的脸，可是摸到的却只是满「脸」的头发，我听见「她们」冲着我的方向大喊：「我的脸呢？！我的脸呢？！」

几乎只是一眨眼，「两个」小女孩就出现在我的面前，「一个」拉着我的头发，「一个」伸手抓着我的脸，「两个」声音同时喊着：「把我的脸还给我！把我的脸还给我！」

我手里拽着篾刀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，抡起来就把前面这「半个」小女孩儿给拍倒在地，然后转身弯腰，学着陈先生以前对付黑猫时候的那个字喊出声「吒」，双手横起篾刀，把剩下的「半个」小女孩儿拍掉。

这时我头皮一痛，我的头发竟然被她给拽掉了。

我往后退了几步，然后看见那「两个」小女孩渐渐的合在一起，变成了之前的样子，然后我看见她的马尾辫下面，裂开了一道口子，很像是一张嘴巴。她把我的头发放进「嘴」里，一边嚼还一边说，大哥哥，你的头发真好吃。

吃完之后，那张嘴巴里似乎还伸出舌头一样的东西，舔了舔她的头发，然后咧着嘴对着我笑。

我吓得转身就跑，头也不回的跑。没想到一口气竟然给我跑到了家门口。

我以为只要我进门之后，找到我爸妈，一切就都结束了，可是，当我推开门的时候，我竟然看见，一个全身湿漉漉，手里拿着箴刀，穿的和我一样的人，正站在院子里，鼓着眼睛，咧着嘴巴，对着我诡笑。

而这个人，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！

我记得他，是那晚我通过陈泥匠院子门缝看到的另一个自己！

他举着箴刀，诡笑着朝我砍来.....